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在西欧

〔西德〕乌苇·克劳特编

Uwe Krämer

采访·随想·述评·照片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在西欧

〔西德〕乌苇·克劳特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封面设计：张守义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在西欧

〔西德〕乌布·克劳特 编

*
文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物出版社 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字数 110,000 插页 4

1983年3月北京第一版 1983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册

书号 10228·33 定价 0.68 元



红玫瑰献给东方来的客人

PA6-9/06



举杯祝贺演出成功——曼海姆市市长会见剧组全体人员

夏淳拜访德中友协会长菲利普教授





汉诺威市的观众在观看《茶馆》演出海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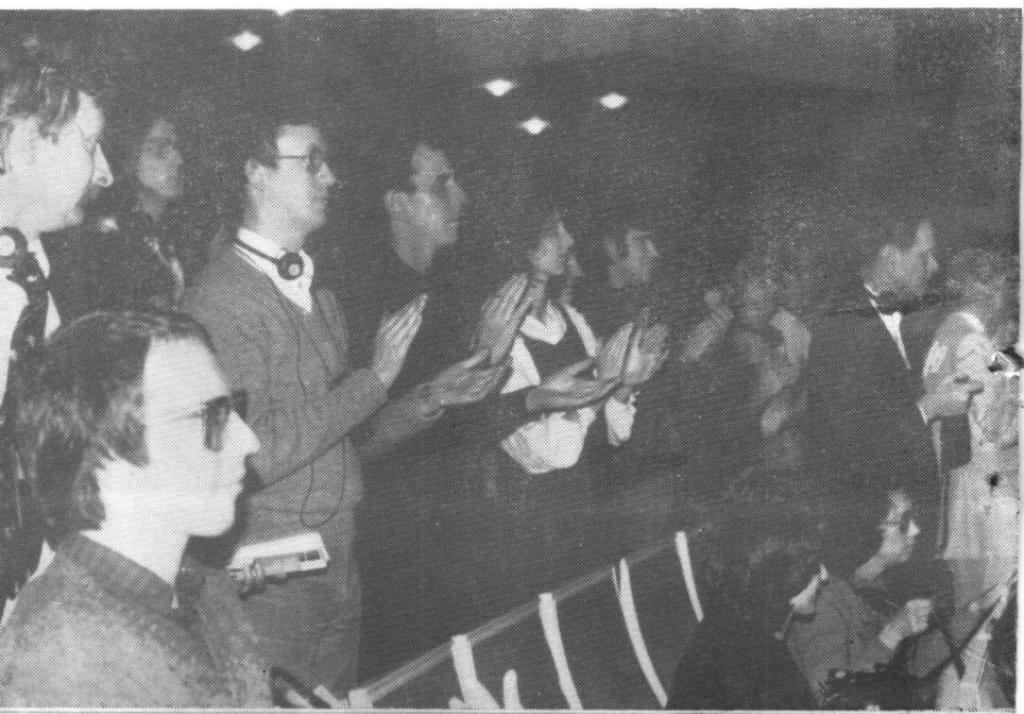
法国奥尔良观众在争购《茶馆》说明书





谢幕

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于是之与慕尼黑
国家剧院院长在一起
亲切交谈



曼海姆民族剧院
院长阿诺尔德·佩特
森(右)和经理汉斯·
迈尔在《茶馆》赴西
德演出前，曾专程来
中国访问。这是他们
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时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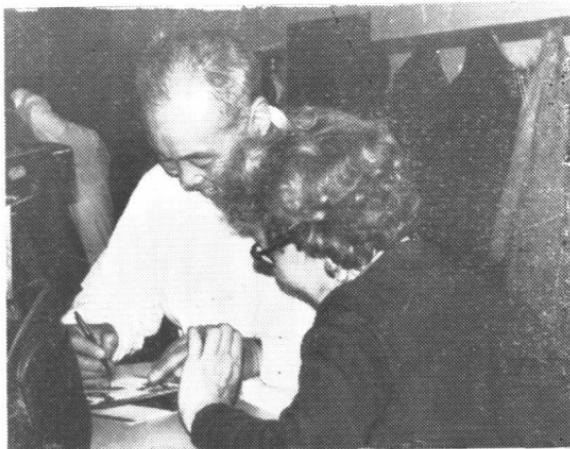


在杜塞尔多夫市举行的招待会上

夏淳、英若诚
与法国奥尔良剧院
院长在一起热烈交
谈



郑榕在为一名
观众签名留念



蓝天野(中)、
牛星丽(右)在与
观众热烈交谈



向苏黎士市市长
代表赠送纪念品



谢延宁(右二)、
吕中(中)在与观众
热烈交谈



德中两国演员进
行座谈，交流经验



在西德的华侨
也常来后台拜访剧
组成员



乌苇·克劳特等在同声传译室



乌苇·克劳特在法国同比昂尼
克夫人(左)和王尔卿研究同声传译



“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代序)

周巍峙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文化艺术传统，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过重大贡献。同时，中国又是一个胸怀豁达、勤于学习的民族，善于借鉴各国文化艺术的精粹，汲取有益的东西，充实和发展自己的文学艺术。这种文化交流活动延续了数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往来频繁，友谊密切，对外文化交流更是大大活跃，开创了超过以往任何年代的兴盛局面。我们用多种文字向国外介绍了许多中国的优秀文学作品，在国外举办过各种美术品、工艺品和历史文物的展览，并派出大批戏曲、音乐、舞蹈、木偶、皮影、杂技等方面的表演团体和著名文学家、艺术家，访问世界各大洲几十个国家，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和赞赏。各国的文学家、艺术家，各类表演团体，也纷纷来中国进行访问、演出和展览，使中国人民得到更多的欣赏和学习各国优秀文化艺术的机会，形势十分喜人。

由乌苇·克劳特先生编辑的这本《〈茶馆〉在西欧》更是生动地反映了这种交流活动的一个新的侧面。

话剧《茶馆》是老舍先生一九五七年写就的。二十五年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茶馆》三百余场，盛况历久不衰，在广大观众中有许多看戏多次的《茶馆》迷。现在《茶馆》不仅常在电视荧光屏上出现，而且正在搬上电影银幕，不久将和更多的观众见面。由此可见，它和老舍先生其他成功之作一样，是有其特有的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的。

话剧产生于欧洲。戏剧界专家们常把古代希腊悲剧作为欧洲戏剧（话剧）产生、发展的渊源。那么它就有二千年以上的历史了。而对中国来说，话剧却是在本世纪初才“引进”来的一门“年轻的”艺术。话剧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虽然年代不长，但它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是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它是和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一起前进的，是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密切联系着的，它吸引了大批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参加，所以它一开始就带着时代的风貌和中华民族的色彩出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出现在广大人民的斗争当中。一批才气横溢、思想深邃的著名话剧作家出现了，他们创造了不少声蜚国内外的话剧佳品，受到广大读者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老舍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一生勤奋，著作丰富，他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戏曲、曲艺作品，他更是用他精心制作的许多话剧作品来

抨击反动黑暗势力，鼓舞人民斗争，赞美新的社会，歌颂党的领导。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艺术家。

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等传世之作已译成二十几国文字，在外国人民和作家当中享有盛誉。《茶馆》描写的是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的一个社会断面，语言又是极其精辟而又带有北京方言的特色，它在话剧盛行的欧洲故乡是否能得到同国内一样的赞扬和理解呢？我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积极支持这个戏出国演出。但是还有些同志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送《茶馆》到西德、瑞士、法国去访问演出的。西方观众对《茶馆》演出迸发出的出乎意料的有节奏、持续而又热烈的掌声，评论家和戏剧界一致的好评，不但打消了演员们的疑虑，使这三个国家接待者的心情从顾虑重重一跃而变为欢欣鼓舞；同时，也使国内戏剧界的担心变成了信心。

我国这个话剧艺术珍品终于象其他艺术一样，获得了欧洲人民的理解和欣赏。

《茶馆》为什么在国外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呢？

《〈茶馆〉在西欧》不但辑录了西方对《茶馆》的评论，而且收集了中国导演和部分演员这次出国演出的感受，因而从不同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

老舍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巨匠、杰出剧作家、语言大师。他不但有极高的文学修养，而且熟悉中国社会，尤其熟悉北京下层贫民的生活和语言。《茶馆》没有

直接去写什么政治大事件，也没有写什么历史大人物。老舍先生以饱满的笔力，独具匠心的构思，仅用三幕戏就写出了北京一个小小茶馆半个世纪中的兴衰变化，刻画了几十个旧北京的三教九流之辈。通过茶馆中各种人物命运的沉浮，老舍先生用幽默中有痛感，痛感中又有幽默的笔法，讽刺、鞭笞着不合理的黑暗社会——在这种批判之中，又满含着迎接光明新中国的切望和欢欣。

西方的许多观众原来并不熟悉中国，特别是不熟悉中国的近代史，有些人甚至还怀有误会和偏见。但是，看过《茶馆》之后，许多外国观众“了解了中国五十多年的近代史”，“理解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明白了：旧社会的灭亡和新中国的诞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许多人感到《茶馆》中很多角色也生活在他们的社会现实之中，他们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熟悉的典型形象。他们理解了《茶馆》，喜爱上了《茶馆》。《茶馆》使他们感到亲切，感到自己的心情和中国人民是相通的。

通过对北京一般市民生活的描写，反映出整个中国五十余年中深刻的社会变化，这正是老舍先生的功力所在，西方的戏剧专家和评论界都高度评价《茶馆》，一致认为它是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

但是，一个优秀的剧本要成为一场成功的舞台演出，还需要通过导演、演员和舞台工作人员通力合作才能实现。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不但有一批优秀而卓然不群的艺术家，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比较成熟的创造集体。

这里，我怀着十分怀念和尊敬的心情特别提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已故的焦菊隐先生对《茶馆》演出的特殊贡献。焦菊隐先生有丰富的文学修养，早年就从事京剧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又非常热爱话剧，十分熟悉欧洲戏剧艺术，几十年中翻译并导演过数十种中外名剧。他是一位戏剧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也是一位有自己个人独特风格的导演艺术大师。长期以来，焦菊隐先生不断尝试如何把外国的话剧理论同中国传统的表演方法相结合，以摸索出一条中国自己的话剧表演道路。《茶馆》可以说是他多年探索的结晶。《茶馆》的人物造型、舞台调度、节奏控制等诸方面都不露痕迹地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长处，是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地道的中国话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三十年来，和许多著名剧作家、导演合作，排演过一百四十多个形式、风格各异的中外剧目。这样丰富的实践，培养出了很多修养较深、舞台经验丰富的表演艺术家和美工师。《茶馆》中的每一个角色都给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就是因为演员们曾下大功夫去研究历史，体会生活，琢磨角色，在表演中生动地再现了老舍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典型个性，在这些演员身上

“流动着的是老舍剧本里面人物的血液”。舞台工作各部门的创造，准确而又形象地再现了老舍笔下北京各时期的历史风貌。

《茶馆》象中国传统的白描风俗画长卷，既有历史时代的统一特征，又有个性鲜明的不同人物，形象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各个生动的侧面，朴素、自然而又有声有色。

《茶馆》象中国的古典诗词，集形象、情绪与节奏于一个统一精炼的格局之中，余味无穷。

西方艺术界流派很多，话剧界更是如此。但这三个国家的戏剧家、评论家和观众一致充分肯定了《茶馆》在坚持现实主义表现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民族传统表现方法的继承和发展。他们欣赏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他们说在表现方法和形式上，他们和我们也是相通的。

《茶馆》在国外受到热烈欢迎，与本书的编者乌苇·克劳特先生多方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乌苇·克劳特先生是在中国工作的西德专家。在中国的几年中，他交了不少文艺界的朋友。他热爱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艺术——于是，他自然而然便成了一个《茶馆》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茶馆》第三次上演，他一连看了二十几遍。他熟悉每一个角色，也熟悉了每一个演员。在中国同志们的协助下，乌苇·克劳特先生翻译并在西德出版了《茶馆》的德文剧本；他热心赞助西德曼海姆